

迈步 云天

——徒步 5000 公里
穿越喜马拉雅山脉



[法] 亚历山大·普森 西尔万·泰松 著

段建华 林泉喜 刘春燕 译

I 565.65

2

徒步

徒步 5000 公里
穿越喜马拉雅山脉

[法] 亚历山大·普森 西尔万·泰松 著

段建华 林泉喜 刘晋燕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迈步云天:徒步 5000 公里穿越喜马拉雅山脉/(法)普森,泰松著;
段建华,林泉喜,刘春燕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1

ISBN 7-222-03353-X

I. 迈… II. ①普…②泰…③段…④林…⑤刘… III. 游记—法国
—现代 IV. I 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8406 号

组稿编辑:瞿洪斌

封面设计:王玉辉

责任编辑:许智明

电脑制作:王睿楠

LA MARCHE DANS LE CIEL

5000 km a pied a travers l'Himalaya

ALEXANDRE POUSSIN, SYLVAIN TESSON

©Editions Robert Laffont, S. A., Paris, 1998

迈步云天

——徒步 5000 公里穿越喜马拉雅山脉

[法] 亚历山大·普森 西尔万·泰松著

段建华 林泉喜 刘春燕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E-mail: ynbanmao@sina.com

邮编: 650034

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装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0 字数: 210 千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22-03353-X/Z·422

定价: 19.50 元

谨献给：

菲利普·普森先生和夫人，
安托万·诺瓦先生和夫人，
我尊敬的四位祖父母，
索尼娅，迪米特丽

我的祖父母和海豚。
S. 和 D.，
兄弟般的问候

据我所知，只有一个办法比骑马旅行还要愉快，
这个办法就是步行。

J. J. 卢梭
爱弥儿——论教育

目 录

不丹—锡金：从帕罗宗到甘托克	亚历山大/1
锡金—尼泊尔东部：从甘托克到普扬	西尔万/31
昆布地区	亚历山大/59
罗尔瓦林：从塔姆到加德满都	西尔万/86
马纳斯卢—阿纳普尔纳	亚历山大/108
多尔坡：从乔姆桑到锡米科特	西尔万/136
拉拉—琼拉—马那萨罗姆	亚历山大/158
西藏西部：从冈底斯到列城	西尔万/188
拉达克—藏斯卡尔—克什米尔	亚历山大/215
克什米尔—科希斯坦：从斯利那加到吉尔吉特	西尔万/253
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瓦罕	亚历山大/274
塔吉克帕米尔：从兰加尔到巴黎	西尔万/295

不丹—锡金： 从帕罗宗到甘托克 亚历山大

我向来不喜欢走路，哪怕只是嘴上说一说都会觉得累人。脚不停步，拖着身子，腰酸腿痛，还会让人觉得是浪费时间。然而，我们还是登程远足去了，整整6个月。按计划，行程为4000到6000公里，徒步穿越整个喜马拉雅山脉。我们将沿着山脉正脊地带去征服所有的山谷，跨过所有的山口。事到如今，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就让我去学学走路，去学学打发时间吧！

从德里乘机飞行的途中，我悠闲地观赏着那如絮的茫茫云海。我们的目的地是廷布，不丹王国的首都，途经加德满都。我们正在飞往这个“龙的国度”，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最后一个闭关自守的王国。我们搭乘的是德鲁克航空公司的一架双涡轮引擎飞机。我安稳地坐在座位上，在发动机的抖动中，回想着刚过去的那个动荡不安的月份。西尔万睡着了。此时此刻，那许多令人不快的，杂乱的情景又再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自4月13日以来，我们一直在极力寻找进入喜马拉雅山脉的入口，至今已是两个月零两天。由于出发的匆忙，竟然忘记了如

今的亚洲已经崛起，不再让人肆意践踏。

我们先是到了缅甸，在那儿遭到了冷遇。我们原计划前往缅甸最北端的地方，从那里登上一座神秘的山峰——喀喀布——拉吉山，然后开始徒步向西的征程。由于忽视了缅甸有关权力机构的心理顽固症，致使我们在到达最北端的克钦邦首府密支那时行动受阻。我们当时就只剩下一片禁区，一片 200 公里宽的茂密丛林，穿过这片丛林就到达北部山地的山梁分支地带。毫无疑问，任何的偷越企图都会遭到失败。真是出师不利！一次盛大的、从北到南的泼水节随后而来，恰好洗刷了我们的沮丧情绪。欢乐的人群朝我们泼洒来一桶桶水，欲躲不能。对于我们内心的焦虑他们是无法知晓的。在缅甸，能够这样尽情欢乐的机会确实少有，躲避那一阵阵迎面泼来的一盆盆水是非常不礼貌的。

1994 年，我们在骑自行车环绕地球的旅途中曾试图穿越缅甸而一度遭到驱逐。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们与缅甸确实是无缘无分。通往北方的路途已被堵死，我们只好往东折回到位于伊洛瓦底江畔的八莫。八莫是个中等城市，距离中国仅有数百米之遥。刚下飞机，我们就被情报人员盯上，不得不谨慎行事，悄悄地与 KIA（克钦邦独立军）进行接触，希望能在他们的帮助下偷越到中国境内。除了在夜里与 KIA 有约之外，在炎热漫长的白天里，我们没有任何行动，但却忧心忡忡，焦虑不安。我们每天都在制定新的计划，太阳落山的时候，就到浑浊的依洛瓦底江中洗澡。然而，一切都是枉费心机，厄运正在悄然地向我们步步逼来：所有的谋划全被泄露。盯梢的暗探随即下达了逐客令，限我们乘坐当天的下一趟班机离开八莫。艰难历程又要重新开始了！到了仰光，我们已是走

投无路，只好起程前往印度，并打算从印度的阿萨姆邦北部的阿鲁纳恰尔邦取道西行。

女乘务员从西尔万脚旁拾起掉落的毛毯，轻轻地给他重新盖上。飞机上，我们得到的照料极为周到！这时，我又想起了一位教地理的同伴说过的话：“在地理学家的眼里，喜马拉雅山脉西起印度河河湾，东到布拉马普特拉河河湾。”其实，在缅甸，我们实施的计划已经偏离了目标。欣慰之下，我的回忆又融入了周围那如絮的云海中。飞抵加尔各答之后，有人告诉我们可以拜访一位阿鲁那查尔邦的代表。时值季风即将来临，空气潮湿闷热。加尔各答满城一片杂乱景象：破旧的房屋长满青苔，凌乱的招牌挂满大街小巷，铁皮的屋顶生满铁锈，街上的人们腰弓背驼。热气烘烘的街道上，电影院里吵人的音乐声滚滚而来，震得满城一片轰响。蓄着用发油抹得光亮的小胡子的男人们淫荡不羁，整天围在那些肉体丰满，袒胸露肩的女人身边转来转去。歌舞女色的纵情淫乐致使各种性病滋生蔓延。贫穷落后，环境污染，残缺衰败，顽固守旧，停滞不前，这一切令人深思，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在埃斯普拉德路的拐角边上，我又看到了那些大腹便便的过路人喂食老鼠。西尔万对我说：

“你觉得很奇怪，对不对！？喂养这些小生灵比施舍那些贱民显得更慈悲！”

我试着对这些小家伙吹起笛子，想和它们逗乐，谁知道反而把它们全给吓跑了。随后我们也回旅店歇脚去了，第二天还得赶去赴约。房间墙面起硝剥落，既潮湿又闷热，让人透不过气。对于当时的处境我们都很清楚，可谓前途未卜。我躺在黏糊糊的床上，看到一只特大的蟑螂在电风扇后爬来爬去，于是

便随口说道：

“加尔各答的电风扇真是太多！它干吗不起飞呀？”

西尔万听了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是啊，我们也一样，迟迟不能起飞，仍然在迷途中寻找着行征的起点。

当初我们的打算很简单：在喜马拉雅山脉东麓找到一条路径，然后一直向西行进，直到次年冬季，不能中断，不请向导，不用脚夫，不备干粮，不携器材，不带外币，就只带上一笔积蓄作为路费。全部的行囊只有一个睡袋、一本笔记本、一支笛子、一架照相机、一双短袜和一条换用的三角裤。没有帐篷，没有暖炉，没有饭盒，也没有照明用具。背负重量 6 公斤。按照拟订方案：贯穿整个喜马拉雅山脉；寻访那神秘的王国，体味那古老的传统，探索那神奇的巍峨群山，目睹那 14 座海拔 8000 多米的传奇高峰；结识沿途地区众多的民族；涉足偏僻的深山峡谷。纵有国界和禁区，也要不间断地走完全程。国界只在我们心里。这是喜马拉雅山朝圣者的远行，行脚僧的云游！

眼下，这一极其简单易行的行动方案却在孟加拉湾陷入泥塘，致使我们一直没能找到进入喜马拉雅山的大门。不论走到哪里，我们一定要找到这条路径！作为行征的起点，我们没有选择尼泊尔，因为从那儿起程将会跳越过喜马拉雅山脉东部四分之一的地域。第二天，不幸的消息传来：“只有阿鲁那查尔政府驻德里的代表有权向你们签发同意证书，然后才能申办前往限制区域的通行证。”事情不能就此了结！我们随即起程飞往德里，这已经是自巴黎以来的第八次飞行了。我们横贯喜马拉雅山脉的非凡征程好像变成了环游亚洲国家首都的旅行！

我想，我们还要再一次飞行，第九次飞行，根据种种推

测，这将是最后的一次飞行。我们已经筋疲力尽。置身于这样一个高压舱内，我们无疑会被压瘪。为了我们的远足行征，我们心甘情愿！必须牢记这些失败的开端，为此付出的代价，尤其是在我们摔倒、精神崩溃的时候。决不能够前功尽弃，半途而废！

在德里，法国大使馆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和支持，然而，几天的奔波都是屡遭失败和羞辱，我们终于清醒地意识到，要想从那些遍及各地的大大小小的政府部门那里得到任何结果是不可能的。繁琐的行政手续没完没了，就像坠入无底的深渊，盼来盼去最终还是一无所获，让人溺毙在权力的浅滩中。由于内政部拒绝我们进入阿鲁那查尔地区，我们也就不敢像在缅甸那样冒险行进而受困。我们只顾着为此事奔忙，却忘了为出征做准备。

德里就像无法摆脱的困境。记得在骑自行车环游地球的途中，我们曾一度在此耽误了很长时间，被困于暴热之中不能动弹，为的是等待签证。这个城市死气沉沉，好像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我们难以过关。在德里的西方人，谁都别想逃过作为城市心脏的康诺特广场那巨大的万有引力。那里的权力部门办事拖沓，优柔寡断，一切动机都会在此化为乌有。最令人难以忍受的莫过于他们每天都会变弄出种种戏法，让我们苦苦等待，最终还是一无所获。为此，必须学会不抱幻想，放弃目标，学会漠不关心才行。亚洲真不愧为一所难念的学校！一个月来，我们设想并制定了无数个旅行方案……缅甸、阿鲁那查尔、阿萨姆、西藏、不丹、锡金，哪里才是我们征程的起点？我们每一次出行的结果都是停滞不前，行动受阻。每当看到一线希望，找到办法的时候，随即而来的便是无情的拒绝：

限制区域，禁止前往。这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压跨我们幻想中的城堡。就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我们选择了锡金。进入锡金需要办理特许证，而且从东向西的自由穿越也是受到禁止的，我们对此全然不顾，毅然买下机票，重要的是尽快踏上那些令我们难以置信的高山。车到山前必有路，到达之后再做决定也不为迟。就在出发的前一天，西尔万在整理行囊时突然大叫起来，发现我们竟然把袖珍数码摄像机的充电器忘在了加尔各答。真是两个大笨蛋，十足的冒险家，还口口声声说要征服那世界屋脊的山口呢！与其这样就走还不如不走。这样一来，锡金之行只好取消。

看到我们的这身打扮，女乘务员们都觉得滑稽好笑。不错，我们很少像这样乘坐商务舱旅行：穿着运动短裤，脖子上围着伊斯兰教徒的头巾。一想到那重新计划、等待从巴黎带来新充电器的这一个星期，我几乎不敢相信我们此时此刻正在飞往不丹。

在德里的日子，我们无所事事，无聊之际又重新翻阅起《白鲸》这部小说。太不幸啦！喜马拉雅山在我们眼里就像是小说里的那一头大白鲸，光秃秃的额头上闪烁着粒粒雪晶，让人难以追逐。我们对高海拔地区执着的追求变得步履蹒跚，就像大海上无风停驶的帆船；遥不可及的梦想也在渐渐变成空想。就在我们灰心丧气的时候，大使馆优秀的高级官员，毕业于国立行政学院的克莱尔·博纳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关怀，年轻的协作员亚历桑德拉和马蒂厄·塞巴斯蒂安也盛情款待了我们，使得我们能够重新振作起来。为了打发时间，我们不停地，一次又一次地整理背包。哪怕是一双换洗的袜子都要左思右想：带羊毛的呢还是带化纤的？犹豫不决的时候就先把它搁在一

边，继而对每一件物品都要一一掂量，重量称了又称。牙刷柄、胶卷盒都全去掉，就连圆珠笔的外壳也去掉，只留下笔芯，其他物品也不例外，别想逃过这严格的筛选，真是痛快极了！还有我们的背包，“哧”的一声从这里撕下一条带子，“嚓”的一下又从那里扯掉一条拉链，提手和夹层等多余的部分全被揭下，整整减去了 500 克！正好是换洗用的内裤和袜子的重量。要知道，在这苦苦的等待中，每减轻一克的重量都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在等待两次毫无意义的约会到来之前，我们闲逛到了德里的吉·帕特区，突然，我在一根根密密麻麻的电线后面发现一块小招牌，上面写着：德鲁克探险旅行社，还有一个龙的图案标识。我急忙转身对西尔万说：

“快看，这不就是不丹王国的图案吗？”

真是时来运转，随后的一切事情全都顺顺利利。大胆的巴桑特和德鲁克旅行社接连不断地往不丹发出一份份传真，不丹政府最终作出让步，准许我们从不丹境内实施首次登程计划：骑自行车穿越不丹王国西部前往印度边境地区。为什么要骑自行车呢？因为我们在不丹境内行进每人每天要缴纳 230 美金的费用，如果徒步行进，必须要 8 天的时间才能走出不丹。这样奢侈的徒步旅行我们可承受不了。根据我们的经验，骑车行进只需要 3 天的时间就足够。就这样，我们行程的第一步只能是骑车行进了！

难道说我们一定要经受一个月的炼狱之苦才能打开不丹这道狭小的门吗？一个月的莽撞行事和失败最终以丢失充电器而宣告结束。孤立的困境打掉了我们的傲气，使得我们强烈的欲望与亚洲之节奏相协调。恰到好处的耐心等待、摒弃幻想、从容不迫使我们变得谦卑恭顺，耽于冥想，排除了前进道路上的

种种困难。任何的纸上谈兵与莽撞行事都是行不通的。

突然，透过身边的舷窗，我看到了高高耸入云层之上的道拉吉里峰（8167 米）和安娜布尔纳峰（8091 米），这两座高峰的出现让我不寒而栗，全身顿时起满了鸡皮疙瘩。我急忙叫醒西尔万。这两座高大的山峰就像两只把门的巨犬，给我们打开了进入喜马拉雅山的大门。惊魂未定，我们又急忙俯瞰起这一座座巍峨的高峰——地球之巅的哨兵。很快，我们的前方又出现了马纳斯卢峰（8156 米）。在山脉的后面，往北远远望去，希夏邦马峰就像一只迷途的羊羔，正从远处那边的西藏高原慢慢走来。我们正在飞向加德满都，朝东部飞行，朝着我们将要徒步行进的相反方向飞去。我仔细地观察着正在飞越的山脊地带，试图从那里寻找到即将徒步行经的路线。此时此刻，我们无比的兴奋。当飞机到达加德满都上空时，我看到了巴克塔普尔那条熟悉的小道，缓缓地向东延伸。3 年零 10 天前，我们从西藏骑车到达这里时经过这条小道。激动的心情难以抑制。飞机降落在加德满都机场作短暂停留。这里将是我们徒步行程第一阶段的目的地，眼下置身此地，真是太奇妙了！根据事先的安排，我们的未婚妻将在一个月后来这里与我们会合：加德满都，还有爱情！

紧接着，我们开始了自巴黎以来的第十一次起飞，也是最后的一次飞行。目的地是廷布，不丹王国的首都。飞机在一片片广阔的稻田上空全速飞行，时值季风即将到来之际，稻田干枯，大地干渴，雨季不久就会来临。飞行了大约一刻钟之后，广播里传来了机长的声音，把我们从梦境中唤醒：我们看到了珠穆朗玛峰（8848 米）。顷刻间，整个昆布高原地区的群山一一呈现在我们眼下。雄伟的珠穆朗玛峰犹如一位威严的族长，

在群峰的簇拥下昂首破云入天。卓奥友峰（8153 米），洛子峰（8511 米），马卡鲁峰（8481 米）还有那一座座 7000 米以上的高峰一道，筑成了这世界屋脊的堡垒。我们怎样才能从这些巨人的脚下通过而不被压得粉身碎骨呢？慌乱之中，我简直搜寻不到任何可以行走的线路，除了冰雪覆盖的山脊和那令人眩晕的峭壁之外，什么都看不到！最后，我们飞过了尼泊尔东部潮湿的丛林地带，干城章嘉峰（8598 米）所在的群山峻岭在此将尼泊尔与印度锡金分隔开来。干城章嘉峰是喜马拉雅山脉 14 座海拔 8000 多米的高峰中位于最东边的一座，只可惜我们没能从高空目睹到它挺拔的雄姿。不多时，我们就开始缓缓降向那龙的王国。

不丹西部，帕罗宗，5 月 15 日，星期五：第 1 天，25 公里，高程差：600 米

刚一走出机舱，一阵高海拔的微风拂面而来，清凉干燥，令人心旷神怡。我们终于踏上了这块土地，在这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们绝不会离开它。这乡野谷地的天空纯净明朗，初识的不丹人个个温文尔雅，让人感到非常惬意。这里的一切是那么的幽雅寂静。我们饶有兴趣地观看着那两辆 *most excellent bicycles of the world*（世界一流的自行车）从飞机上缓缓卸下，这是我们从德里出发前匆忙买下的，印度的广告宣称为：*hero rangers*（勇士坐骑）。看着这两辆漂亮的自行车，那些身着整洁笔挺的传统服饰的搬运工惊奇不已，因为在不丹王国没有自行车。在一排长长的入境检查柜台后面，一位美丽动人的姑娘

在向我们微笑，她穿着一条合身的灰色斜襟连衣裙，腰上系着一条绣花的腰带，身材显得格外窈窕。只见她抬起一只白色的大手袖不停地朝我们挥动。我用肘推了一下西尔万说：

“一定是娜旺，我们的向导！”

她的判断一点没错：我们是这趟航班上惟一的两个西方人。我们在入关检查台前办理手续，就听到“砰”的一个盖印声，我们就这样顺利地过关了！

“欢迎你们到不丹来！能有你们这样的“客人”，我感到非常荣幸！这是尼玛，我们的驾驶员，还有金力，我们的厨师。”

这样的奢侈对于我们来说真是不习惯！在这个小小的王国里，没有“旅游者”，只有“客人”。

“你们没有放弃骑车行进的计划吗？”

“不！难道您反对这样做吗？”

娜旺哈哈大笑起来，露出满口洁白的牙齿。她说道：

“因为我们要驾车跟随你们呀！”

“???”

就这样，我们离开了距首都廷布 25 公里处的帕罗宗机场，径直前往“虎巢”，一处始建于 8 世纪的，镶嵌在不远处峭壁之上的佛教徒隐居住所。我们深知自己的时间并不多，只有 3 天，非常短暂，而且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宽阔葱绿的谷地道路上行进，娜旺他们驾车以每小时 20 公里的速度紧紧地跟着我们。一路上，我们遇到了一群又一群的小孩，看到我们就咧嘴地笑，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汽车跟着自行车慢慢行驶的场面，从远处看，他们还以为是我们在拖拉着汽车跑呢。这些孩子们正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看到车子一来就像一窝小鸡似的一哄而散。他们全都穿着白色的短统袜，清一色

的，长到膝盖的斜襟小外套上扎着腰带，就像一群穿着苏格兰式短裙的孩子。他们那白色的袖子上，卷起的袖口用的是一种深色的布料，与苏格兰服饰有着明显的区别，看起来非常漂亮。我好奇地问从后面跟上来的娜旺，并对她说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被打扮得如此整洁的孩子。她回答说：

“他们穿的是同样颜色的校服，男孩穿的叫 goh，女孩穿的叫 kira。学校实行的是免费教育，儿童从 5 到 15 岁必须上学接受义务教育。在不丹，讲卫生、爱清洁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不管是表面也好，里面也好，都要干干净净！”

的确如此，在不丹，一切都显得干净整洁，一片片的田地方方正正，一幢幢的房屋典雅别致，木头做的窗户，石灰浆粉刷的木筋墙。这是一种西藏式的建筑特色，同时又具有瑞士山区木屋以及大不列颠凸肚窗建筑的风格。好一派优美的田园风光，没有受到半点污染，没有广告招牌，没有电线，没有摩托车，只有一条宽敞的优质柏油马路。

娜旺接着说：“公路的修建和养护是为了方便国王的出行。可以说，全国所有的机动车辆都是国王的。每个人都知道国王，国王也都认识大家，虽说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王国，但却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

一路上，我们兴高采烈，心旷神怡，尽情地呼吸这山谷绿野的新鲜空气。我们终于在这样欢乐温馨的一天开始了远足的行程，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我们经过了几座美丽的高原小山村，看到了那些在地里耕作的农民，他们个个穿着传统的民族服装，长长的衣袖，把着犁头，赶着耕牛在犁地。我顿时这样想：“既然没有其他别的服饰，为什么还要说成是传统的呢？简单地说，这只不过是些平常的服饰罢了！”我觉得不丹王国